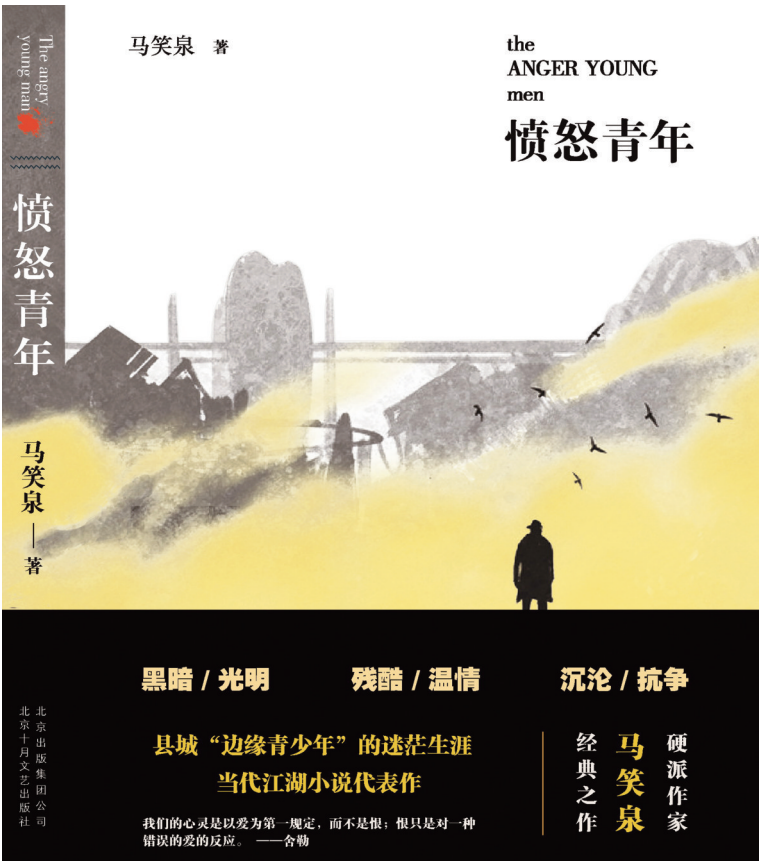


◆序与跋

《愤怒青年》自序

马笑泉



（《愤怒青年》，系列中篇小说集，马笑泉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这是一部郁怒之书，焦灼之书，热血与寒冰激荡之书，盲目与清醒抵牾之书。书中人物大多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却沉沦于命运的黑洞不能自拔。他们叫喊、哭泣、疯狂地交媾或冷静地杀戮，惟求突破压抑，释放悲愤，在短暂的快意后却被更重的压抑和更深的悲愤所围困。他们无从逃避，不甘顺从，在怒火烧心中再次出击，甚至已不计结果，只图宣泄。这压抑和悲愤既是他们竭力反抗的对象，又成为了他们行动的内驱力。在这难以破解的困境中，他们迸发出让自我都感到震惊的残酷和疯狂，最后似乎只有毁灭才能结束这一切。

我看清了他们的困境，却无法伸过手去，把他们从中拽出，惟有怀着同情之理解，从他们的行为和命运进入他们的内心：强烈的孤独感、扭曲的欲望、深藏的自卑和变态的自尊，以及不时袭来的自毁冲动。那个深陷于仇恨和杀戮的纠缠中仍不肯放弃向上一途的楚小龙，那个手持铁锤在街头狂飙盯着酒杯在夜店伤神的虎头，那个一边打铁

一边锻压内心的龚建章，那个半是被动半是主动养成毒蛇之性戕人而又自戕的王一川，都让我心神激荡，笔锋与血脉同张。有时我感觉是他们在借我的手写出各自的命运和心声，有时我感觉他们即我，我即他们。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愤怒青年”，只是因为秉性和境遇的不同，有些人主动或被动地“阉割”了这个“愤怒青年”，有些人任由“愤怒青年”主宰了自己，而有些人则通过不懈努力，凭借先天的仁心和后天的理性思维训练将“愤怒青年”转化成一股纯正强大的能量，走出了以恶报恶、恶恶相激、人我俱毁的“地狱道”，在参与民主法治社会建构的过程中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人，在追求个人幸福的同时也维护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幸福。如果给予楚小龙、虎头、龚建章、王一川等人更多的机会，在三条路径中他们将如何选择？此问似不答可知，然不能确知。因为即便境遇能够确定，人性却依然存在诸多难以捉摸之处。

二读《美韵邵阳》

易重康

入选《美韵邵阳》“人物风流”章的第一位是胡曾，因为他首开邵阳文风，功不可没。

胡曾，号秋田，邵阳县人。《宝庆府志·胡曾传》载：“咸通十二年（公元871年），路岩为剑南西川节度使，辟曾掌书记。”在《谢路相公启》上，胡曾自述曰：“感潘生之岁月，已叹二毛。”唐诗专家钟葵生先生据此指出：用“潘鬓”典，说明胡曾三十二岁，往上推，知其生年在公元839年，但卒于何年，暂时存疑。

据研究，在我国，最早写有咏史诗的可能是汉末的王粲，有名篇传世的，应推唐代的杜甫与杜牧。但胡曾咏史诗写得比什么人都多，而且自编成集，这都是后人必须承认的。元人辛文房在其《唐才子传》中评胡曾的咏史诗说：“皆题古君臣战争，废兴尘迹，经览形胜，关山亭障，江海深阻，一一可贵。人事虽非，风景犹昨，每感辄赋，能使人奋飞……擢之中品，不过也。”定位可算公允。而《宝庆府志·艺文略三》却说：“兴寄颇浅，格调亦卑。”似太不给乡贤面子了，未免有失厚道，吾不取也。

《美韵邵阳》的编撰者们很看重胡曾。胡曾画像之前，先用了邵阳著名学者羊春秋先生写的一首《题胡曾咏史诗》，把胡曾向广大读者作了介绍。接着，一幅吴人豪先生的画作，赫然出现在读者眼前。胡曾当年挥笔退蛮的英姿，许多人见了，无不受到巨大的震撼与由衷的感染！

最后，我们读到了胡曾的《长城》：“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防胡万里城。”正如钟葵生先生所说：“议论耿直”，却并不“剑拔弩张”；“褒贬鲜明”，却并不“花里胡梢”。

我最注意的是胡曾咏史诗中的“三国诗”。关于“三国诗”，胡曾写了十二首，分量不少。十二首“三国诗”，深刻影响于我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的主要是两点：一，拥刘反曹。西晋陈寿编写的《三国志》，把正统归于曹魏。《旧唐书·经籍志》也以《魏书》入正史，而以《蜀书》与《吴书》入编年类，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认同《三国志》的观点，尊曹贬刘。但是，胡曾三国诗却是一反正史而特别推尊蜀汉的，《檀溪》一首就写了刘备的帝王胸怀与仁君魅力：“三月襄阳绿草齐，王孙相引到檀溪。的卢何处理龙骨，流水依然绕大堤。”而《江夏》一首则恰恰是对一代枭雄曹操的凶残与奸猾的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黄祖才非长者俦，祢衡珠碎此江头。今来鹦鹉洲边过，惟有无情碧水流。”胡曾这些三国诗最先给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定下了“拥刘反曹”的鲜明基调。

二，独尊孔明。这个观点是著名的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的发现，他在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中说过一句话：《三国演义》

就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这话说得 very 正确。十二首咏三国诗，一般是一人一首，其它却不过是“兼及”而已。诸葛不同，一人占有三首。《南阳》写诸葛的出山：“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蜀王不自垂三顾，争得先生出旧庐。”《泸水》写诸葛的功业：“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五丈原》写诸葛的英年早逝：“蜀相西驱十万来，秋风原下久徘徊。长星不为英雄住，夜半流光落九垓。”胡曾偏爱诸葛亮！写他的出山，庄严隆重。写他的功业，伟大辉煌。写他的英年早逝，沉痛哀婉。应该说，胡曾这些诗又最早给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定下了“独尊诸葛”的悲壮基调。

《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写作小说的过程中，多次引用胡曾的三国诗，如二十三回中的《江夏》，三十一回中的《官渡》等等都是。说明《三国》作者非常熟悉并欣赏胡曾的三国诗。因此，我们有理由这样分析：到底是《三国》作者根据胡诗而演绎出了小说，还是《三国》作者先写了小说再引胡诗来造一点气氛呢？历史有必要给读者一个说法。

况且，我们知道，胡曾在成都很久，而成都是多三国故事的，胡回邵阳，邵阳也不少三国故事。对于三国，胡曾是太熟悉了。在“传奇”风靡一时的大唐，胡曾为什么就那么安于寂寞，而未尝想过要染指传奇小说的创作呢？《美韵邵阳》的编撰者们看重胡曾，决不在我之下。对我的主观分析，该不会仅仅是报以一个冷笑就完事了吧？

声势更为浩大的是城步的一个“将军世家”。这个“世家”姓杨，历史上称之为“杨家将”。恩师马少侨先生在世时，跟我讲过城步的杨家将。先生逝世之后，2008年11月，我又随省内专家组访问城步，并为城步授牌“杨家将文化之乡”，收获了好些关于杨家将的见闻和感受。

今城步西北郊十几里处有一座大山，长着许多小竹，名曰“竹子坡”。坡很陡，半山腰有两块大青石，一上一下，平行着，很像一张大口，故小地名就叫“龙开口”。杨姓后人告诉我们：城步杨姓的老祖宗杨令圣公的棺木就摆在龙口里面。山下的村子叫“上官村”，“悬棺”的意思，杨令圣公是悬棺而葬在龙口里面的。但我们到上面看过，“龙”口下颚不见了，棺木也不在了。“上官村”杨姓子弟说：是贵州杨姓突然生气，偷偷破坏了的。传说故事，不可那么认真，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杨姓的家史，认真地说，只能从唐末五代开始。明代万历年间，四川布政史司杨逢时写了杨氏第一部家谱《杨氏传芳谱》，序云：镇国大将军杨居本（唐末人）生再思、再韬兄弟。再韬的长子正云，为



胡曾挥笔退蛮 吴人豪 绘

播州即贵州遵义宣慰司。次子正岳(ji é)，奉命守西土，即今之山西太原。再思则居城徽州，即今之怀化靖州与邵阳城步一带。其族姓散掌州峒。再思的第三子正修，葬于今城步土桥农场，他是城步杨姓公认的始祖。墓旁有华表，可见当时家世的显要。如此看来，贵州杨姓，太原杨姓，城步杨姓，同出一祖，故《宝庆府志·氏族志》指出：稗官野史，混而一之。恩师少侨先生推测说：风行一时的小说《杨家将演义》，实际是作者融合三家的遗闻逸事写成的。（《城步杨家将访逸录》）恩师的结论，应该是不刊之论。

检点中国历史：南宋早期有杨再兴者，《宋史》未著其籍贯，《宝庆府志·杨再兴传》肯定他是武冈益娘溪人，或城步资源人。杨再思八世孙，先为苗民起义领袖，为岳飞镇压，兵败被俘，即随岳飞抗金，累立战功，授军前统制。因在雾中追金兀术，误落河中，中箭无数而死，火化后，得箭镞二升，足见其壮烈。《说岳全传》五十三回中有描述。再思十七世孙杨通贯，《元史·顺帝本纪》上称其为“苗帅”，赐号“完者”，世居城步杉坊老屋。明代杨洪亦一代名将，恩师考其为城步杨家将直系。

蓝玉姓蓝，沐英祖上姓李，尝从杨家将，后佐朱元璋开国，功高盖世。蓝以罪诛，李幸得免。朱谓李曰：“无从尔李，亦无从我朱，取朱之下，李之上，赐姓木。”（《明太祖实录》）木守云南丽江，筑城，城如大圈，“木”在“圈”中为“困”，不祥也。即不筑城，至今丽江无城。而丽江多水，随水而走，无不出，木因在“木”旁加“水”，改姓为“沐”。前些年，有一电视剧演“沐府事”名《木府风云》。沐家余威，恐亦不脱城步杨家将遗风，姑志之。

《美韵邵阳》的编撰者们，指点风流人物，眼光所及，一是胡曾，二是杨家将，在邵阳历史上，他们确是两颗光照千古的不灭之星。



陕西户县 刘悌会作

奔梦路上 霞光满天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